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伯行撫蘇時值江甯鄉試公爲監臨故例將點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　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　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誘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
廸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爲
公履造園圃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
官捕數年不得至
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幬臥于閣上怡然
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
徘徊大步高幱心知爲鄒公子〻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
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〻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

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絶人傳而快之初公㾕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太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滅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兀坐時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

不欲聞豈所畏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謖謖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洏源授徒于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臯之女（按太倉州志鶴臯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臯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為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府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卽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為

諱至丁卯歲形蹟漸踈一去杳然陳著仙姝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于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

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哭乃拜服

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龎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同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繐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龎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㖦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擲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龎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龎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

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熱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為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

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幢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廟閒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凉旣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擁暑而獨不至李逆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

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祟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别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絶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

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寗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葢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痾從昏

瞀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壻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寘吳怒而拍棹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臥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

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爲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沒今其魂尚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朱相

吾鄉凡完願酧神俱有馬公朱相别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賓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録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

出閶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覡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鶱之類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旣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

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

毋可稍遲歟否城隍神首肯日當代為轉詳東嶽神其年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闕為余言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箕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

佚園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卽記憶不忘佚園公知其爲
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
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
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卽
爲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
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戸部郎中　特簡廣東
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
吉安府二公俱爲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
歡一喜地之謠及蔣　能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

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
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
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
我今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園
公亦在海寧詰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
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
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
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
篆有藩自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

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忽見皁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

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昌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

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爲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爲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爲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

一日過滕縣天忽曛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途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為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踴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廕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覗之似有怒

容離席去待見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乚實臥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惛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

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見靈
皃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皁隸

錫山北門外有泉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
女入廟燒香見泥塑皁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
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
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皁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
時以麄墨塗其面次早矚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
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皁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

卯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旣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衕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旣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劒一小羊角筶二一披青布道袍

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筩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兒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古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　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　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代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

者也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眞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

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瑔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恬笑自若

吳蔗薌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薌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衞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大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

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爲一燈天爲之紅土人

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玉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蔆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典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

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厦門之天后宫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哭與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何冤孽否荅曰我本

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提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

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翻雲者北門[illegible]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踝蹄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臥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魈弄人也

或言嫖之鬼也

[illegible]鬼

烏程　翰林攷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踘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

祗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還我鬍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旛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攬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囈語云還我鬍鬚不絕于口莫解其言適與夫來知其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

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瀆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兒之乳因僱乳媼哺之一日妾忽作囈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某審知其爲故父語也因以妾之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

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追乳媼去且命多焚楮鏹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媼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爲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臥榻于殿上一友頷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覩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

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領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逆子冥殛

吳門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挺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

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

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爲小棺揑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躑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絶天之誅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

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寃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閒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鬬毆跌撲以及虎豹蛇蠍瘋馬猘狗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寃孽使然人不能主

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别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唫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絶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黄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脚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

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閶門未踰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峩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凝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歷爲虀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爲教匪

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爲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夫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爲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囈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鎭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

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姓亦降乩曰我爲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爲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爲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粢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

若今之熯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熯鍋郎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于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爲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倒划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檝口船載一木像以艄倒行紗帽袍笏髭鬚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羡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爲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

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爲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郎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爲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

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祉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為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為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祀時必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為響應眞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為祟由來已久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余友徐君既若為青

浦少府甫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訐至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即求寬免恐觸禍也乃截其首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其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囈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從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即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斷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僱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即解纜蕩到大河空濶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條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

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祟鄉間至刻畫像俗稱爲
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
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爲人挑棉花入市其時
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
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毆
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
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



哉

